



隐文化

——一个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思考

周大江○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隐文化

—— 一个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思考

周大江◎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文化 / 周大江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68-4431-4

I. ①隐… II. ①周…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4632 号

隐文化——一个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思考

周大江 著

策划编辑 成晓春

责任编辑 李国永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北京知知堂文化 西 子
WWW.CHUSHU5U.COM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431-4

定 价 38.00 元

自序

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历史的观察还是对现实的感悟，都让我沦陷于这样的“发现”而不能自拔：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国度，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隐性力量，左右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个体人生的悲喜；而那些台面上的煌煌说辞，大多不过是装点门面的花样文章，中看不中用。我将这种隐性力量称作“隐文化”。

横亘于斯的“隐文化”，已然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创造性转化”道路上的天堑，即便在日渐融入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如影随形的至深困扰。我以为，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我们不愿直面其客观的存在。虽然直面之未必就意味着根除之，但是，一味地掩耳盗铃，肯定不会换来脱胎换骨的希望。

对“隐文化”的焦虑如芒刺在背，令我夙夜难安。于是，经过好几年的煎熬和犹豫，我终于在2013年下定决心，彻底放下所有的工作，咬牙顶着生计的压力，用一年的时间“闭关”求索，企图仅凭一己的浅薄之见和微弱之力，揭橥“隐文化”缘起及其愈演愈烈的内在脉理。心存抛砖引玉的侥幸，给了我绠短汲深的勇气。

当然，如果事与愿违，非但没有引来熠熠生辉的美玉，反而招致铺天盖地的砖头，劈头盖脸地将我的妄念砸得粉碎，对我来说，这或许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解脱——我真诚地希望“隐文化”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貌似“发现”原本就是我自己狭隘而浅薄的幻觉。果如此状，将不仅仅是我的个人之幸。

是为序。

C 目 录

CONTENTS

绪章：另一面	1
第 1 章 大地的因缘	13
集体本位元秩序	15
◎集体至上，强者优先◎	15
◎血缘的枷锁◎	20
◎权力的冲动◎	23
个人本位元秩序	27
◎爱琴海◎	27
◎商业的救赎◎	31
◎关键考验◎	38
文明的怪胎	44
◎斯巴达◎	44
◎兽性的回归◎	46
◎旁观之美◎	49
第 2 章 龙权体制与臣民社会	53
天道观	55
◎王道通三◎	55
◎太上禁心◎	59
◎异见者为禽兽◎	66

龙权的本性	69
◎狰狞的怪物◎	69
◎弃民当诛与专制进化◎	73
◎鸱张鱼烂◎	80
团伙政治	84
◎体制之弊◎	84
◎沆瀣一气◎	89
人间何处是青天	95
◎弱肉强食◎	95
◎走投无路◎	102
◎无奈的帝王◎	106
第3章 自毁的局	113
贫舛的国度	115
◎有限的资源◎	115
◎人口的压力◎	120
◎生命之轻◎	124
安定的意味	127
◎诉求的冲突◎	127
◎谁的天堂，谁的地狱◎	132
户枢之蠹	138
◎代际退化的龙者◎	138
◎痞子化的官场◎	143
社会信念的坍塌	148
◎信心与期待的幻灭◎	148
◎从迷信到迷信◎	151
被忽悠的人民	156
◎绝望的已知◎	156
◎迷失的初衷◎	158

第4章 世故的文明	163
思想的囚徒	165
◎文明的本分◎	165
◎子产不毁乡校◎	171
勃兴忽灭的光亮	178
◎生命的悲剧◎	178
◎沙滩上的高塔◎	181
◎异端的使命◎	185
◎救世情怀的乱世实践◎	188
单极化的世界	197
◎独尊儒术◎	197
◎春秋决狱◎	203
◎本枯源竭◎	208
◎精英的逃逸◎	213
被奴役的神灵	219
◎神力的拯救◎	219
◎信仰的迷途◎	224
◎伟大的种子◎	229
◎俗世的工具◎	233
现实生活的个体视角	238
◎权利硬度◎	238
◎特权与人权◎	242
道德回报机制概略	248
◎虚无的仁义◎	248
◎自利与道德◎	254
◎权力的德性与宗教的干预◎	259
李约瑟难题	267
◎科学精神的匮乏◎	267

◎现实世界的解构◎	269
◎对三个社会标本的赋值分析◎	274
第5章 文化人格	283
消极理性	285
◎龙权淫威之下，人人都是弱者◎	285
◎自我否定◎	291
感官沉湎	298
◎食与性的寄托◎	298
◎鸦片的诱惑◎	301
◎两宋的现实尴尬与精神迷途◎	304
◎缠足的隐喻◎	314
强者的格范	319
◎掠夺式进取、消长式合作、主仆架构◎	319
◎自我脱凡◎	325
◎矫饰的猥琐◎	329
休眠的暴虐	335
◎暴戾心理的起源◎	335
◎功利性暴虐和（条件）反射性暴虐◎	346
◎集体暴虐◎	349
后记	353

绪章：另一面

经历过最深的夜，忍受了最残暴的光明
它记得鸟声灼成最后一道创伤
树根缓慢地扎进心里，它学会对自己无情
——杨炼《休眠火山》

在传统中国社会，更准确地讲，在 19 世纪以前的古代中国人，基本上都世代生活在一个双面存在的世界中。一面光鲜，一面幽暗，光鲜的往往虚幻，幽暗的才是中坚。

我们或许可以斥之为“荒谬”，却不能不直面蛮横的历史真实。

就像西西弗斯的巨石，虚幻的光鲜，是令或纯真、或愚钝、或偏执的人沉迷一生的梦魇，如果你不妥协，不甘心，那么一生的枉为乃至苦难便毫无悬念。至少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有机会，或者有资格，义无反顾地始终坚守在虚幻的光鲜中，除非他不在乎自身命运的坎坷，对无辜亲人的悲苦也无动于衷，如同一条被抛弃在沙滩上的鱼，非要执拗地“享受”灼烈阳光的烘烤。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机缘、情商或本领，畅游于现实生活的幽暗海洋，因为那毕竟不是一个可供人性自由舒展的所在。因此，个体人格的所谓“成熟”，便是要悟透这个世界双面存在的客观，不仅要悟透，而且还要承认，还要迎合，还要游刃有余地出入于光鲜与幽暗之间，抑或以光鲜为表，以幽暗为

里。唯其如此，方能谈得上“懂事儿”；而唯有懂事儿的人，才能在这个铜墙铁壁的现实世界里，获得些许生存的权利。

荒谬的现实不止一次将我的双眼灼伤，不止一次将我的双耳刺破，不止一次将我掩耳盗铃地拾起的希望，满不在乎地摔得粉碎，然后扬长而去。怯懦的天性使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之坚决对垒，愚钝的心智使我更没有足够的能耐与之握手言欢；另一方面，脆弱的意志却又使我无法抗拒好奇心的驱使，多少年来，始终难以抑制偷窥其真相并且探寻其根源的冲动。

在这场探寻之旅中，我所到之处，都努力将自己设想成生活在特定历史时代及特定社会环境中的芸芸众生之一员，只要坚信人性的普遍性及共通性，凭借生活常识及正常逻辑，便可以相当程度地穿越时空的宏隔，深入到其时其事中，体察人们的欢愉与悲苦、憧憬与绝望。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历史旁观者”固有的片面和冷漠，才会有更多感同身受的复杂体验，才不至于把某些被后世争相传颂的所谓“盛世”，想当然地理解为庶民的天堂。

当我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带着隐隐作痛的双眼和双耳，以及一颗凄迷而忐忑的心，遁入既成往昔的历史，才发现，时间可以湮没鲜活的生命，可以覆盖曾经的苦难，可以制造旧去新来的幻景，却似乎无力改变文明的根性及其轨迹，至少不能仅凭其一己之力，让丑恶泯灭，让美好长存。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发现。

于是，“我，一颗无法孵化的心独自醒来”^①；一条触目惊心的线索及其内在的逻辑，始料未及地渐次呈现在我的眼前，在错愕与惊悸交织的煎熬中，分不清是欣喜还是悲伤。

然而对这块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于斯，而且子子孙孙也必将继续赖以生存的饱经风霜的土地，我的爱，并不会因迷惘而动摇，更不会因受难而减损。正是因为这种无因也无果、无始也无终的

挚爱，才会给我针砭其弊的勇气，以及月旦其新的期许。好在人间万事，“善毁者不能闭其美，善美者不能掩其丑”。无论我的观察和思考，是否掺杂着狭隘浅薄的臆断或一意孤行的妄念，无论是出于主观的意愿还是基于客观的效果，似乎都无害于她一往无前地向善向美。

历史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洋葱，只要你愿意面对，它就会毫不吝啬地逐层展现其内在的机理。不分善恶，只有事实及其逻辑。

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事件纷至沓来。在善恶掩映之下的历史表象背后，是人性的挣扎、扭曲，以及习焉不觉的沦丧；虽然不乏昙花一现的光辉绽放，但是在这个以幽暗为中坚的宏阔时空里，零星而倏忽的绽放注定不可能演绎成花团锦簇的恒久欣荣。

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权力系统的固有恶性和信仰系统的先天虚化，使得道德系统在根本上处于空中楼阁的状态，中看不中用，常态化的功能失灵便不可避免；虚伪之风，遂成不治沉疴：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弊乃至不可复振也。^②

（上述引文大意：华夏民风之弊，在于因作伪而生无耻，究其肇端，有二：其一，秦始皇嬴政和李斯重用冷酷小人欺凌威服百姓；其二，六经五子〔详见注^②〕以所谓的“君子之道”来奴

役世人。后人兼采二法，其动机虽然有公有私，却都是为了胁迫天下、禁绝异端，以合我意〔亦即本书所言之“单极化路线”〕。个体受权力意志和专制思想的双重劫持而别无选择，便只得“以伪”相对应；长盛不衰的作伪，将是非与廉耻之心蚕食殆尽，种种弊风由是无药可救。）

虽然对历史的认知及其逐层追溯，因循由表及里和由今及古的序列展开，但是叙述的构架与推演的逻辑，只能逆向而行，并且，依然出于怯懦的天性、力不从心的辨识能力，使我既无心也无力，涉及太平天国之后的任何近、现代史素材、论据及其评说。

为构筑一个相对自洽的叙述构架，关键术语的创设及其逻辑关系的搭建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深知，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远不如直接嫁接到公共知识体系上更加便利，但这正是我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所在。在孤陋寡闻中积累的有限的概念和方法，似不足以承载对本书主题的分析，志大才疏，万不得已，便只好采取这个权宜之计。

在本书的叙述构架中，“元秩序”是一个最根层的概念。

无论由今及古还是由表及里的认知及其逐层追溯，元秩序都是本书所能达到的终点，因此也是逻辑推演得以展开的起点。在制度化的权力系统（政权）诞生之前，还没有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来全面协调群体内部的关系（规范个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制止其互相侵害）及抵御外部的他者入侵，^③只能依靠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自发沉淀的，一系列原始的规则或观念（元秩序），来维持整个社会单元的安全和稳定。本书将基于利维坦的社会称作“政权社会”。

由于一切活动都以“生存”为目标（几乎是唯一目标），“秩序”则是引导和约束个体行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外在力量。换言之，彼时人类活动的全部内容及其方式，便是遵循这种自发形

成的秩序以谋求其群体的存续。因此，外在的元秩序必然对个体的内在思维构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个体的心智几乎完全是元秩序的投射。

集体本位是元秩序的原生形态，一则因为原始社会以天然的血缘纽带为基础；二则因为离开群体协作（狩猎、采集和耕种），个体几乎没有单独的生存能力或可能；三则因为随时需要整体应对他者的入侵。如果前两项前提消失，元秩序便会由集体本位向个人本位嬗变。当然，这样的嬗变通常在前政权社会时期，至少在政权的利维坦功能根深蒂固并对特定群体形成强势的路径依赖之前。

在不同性质的元秩序土壤中衍生出来的政权，其属性大异其趣。简单地讲，基于集体本位元秩序的政权，基本属性是“征服”：仿佛一盘散沙的村落里，突然闯进一个手执利刃的强盗，蛮横残暴，不容分说，要求每个人必须听从其使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既为强盗，便无道理可讲，间或忽悠一下，给个笑脸，已经算是天大的面子了；但是这样的忽悠当不得真，更不是必须兑现的诺言。他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但唯独不是规则的信守者。

政权的诞生及其定型，对任何文明单元的演进都是决定性的事件，虽然这个事件的存续，可能会经历极其漫长的时期。首先，政权是对元秩序的理性升华和制度性固化；其次，在不同属性的政体中，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处理个体间关系，以及自身行为等方面的空间，均有悬若霄壤之别。埃尔金指出：

一般地说，各种政治制度和它们组成的政体界定了公民的基本性质。它们通过确定提出的关于公民的普通生活的问题（它们认为这种生活的哪些方面是有问题的）和可能作出的回答来做到这一点。通过界定人们彼此介入对方正在从事的实际的和热衷参

与的活动的条件，政治制度创造了人民特有的组织、思想习惯和风俗。人民的素质大部分是由他们怎样解决问题，怎样应付随之而来的冲突以及怎样引导利用政治制度谋求优势和统治的诱惑来界定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组正在从事的实际的和热衷参与的活动，界定了人民的政治生活方式。正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达格代尔·斯图尔特 1829 年所说的，“形成各个民族的面貌的那些意见和习惯，主要是由他们政治制度的特殊形式决定的。”^⑤

文明的演进速度及繁荣程度，显然与个体拥有的空间之大小呈正比。

更重要的是，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强势干预，会使人们之间的观念默契，在与政体大致相同的方向上，实现质的跃升，从而反向固化政体（而非特定政权）的合理性，并且对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路径依赖。

“观念默契”是本书又一个关键术语，系指在特定的社会单元乃至文明单元中，人们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两大范畴内，彼此心照不宣的心理默契。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不同主体（包含但不限于个体，全书均如此）之间的博弈都是永恒的常态，只有“程度”的差别，不存在“有无”的区分。然而，总体上讲，博弈各方之间，不仅会有一定的共识基础，亦即无需博弈的部分，而且还会存在博弈的边界。这样的基础和边界便取决于观念默契的内涵。比如，在龙权体制下，没有人会想到通过“竞选”来获得权力，面对一个昏暴至极的龙者或政权，人们只会心生推倒重来之意，绝无和平更迭之心。再如，在一个缺乏契约精神的社会中，没有人会由衷地相信他者必然信守其诺言或约定。

无论从时间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看，观念默契与元秩序都是一对原本就不分先后并且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而坚固的对应关系，基于集体本位的观念默契与基于个人本

位的观念默契之间，往往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甚至视对方为不可理喻的异类。

155 年雅典哲学家卡尼德出现在罗马，肩负一政治使命。在公务之余他作了两次公开演讲，让他的国家那些不语文字的征服者领略一下兴盛于雅典学派的辩论之风。第一天他讲的是自然正义。从第二天他否认其存在，认为我们的所有善恶概念都来自实在法。从那次难忘的炫耀之后，这位被征服的天才就使其征服者着迷。罗马最杰出的公众人物，如西庇阿与西塞罗，专心于希腊模式，她的哲学家曾接受芝诺和克律西皮斯的严格训练。^⑥

其时的罗马虽为“帝国”，但是皇帝宝座的获得或更迭，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天然的血缘纽带，而是要向民众（至少是军队）做出明确的利益承诺，并且切实兑现之，以期赢得后者的（持续）拥戴。与中国历代的皇帝相比，罗马帝国的皇帝完全是两码事，就连后者的“皇帝”一词，也是“第一公民”之义。罗马贵族虽然是征服者，却着迷于被征服者的天才，并且欣然接受其影响，深层次的原因，便在于希腊与罗马都根植于性质相同的元秩序（个人本位）。

进入政权社会以后，元秩序的精髓便化身为观念默契的基因，隐蔽在群体意识的极深处，不会轻易显现出来。由此可知，一个文明由肇始及至臻，唯赖观念默契之力而一脉相承。观念默契之所以能够在独立和连续演进的文明单元内得以自我传承，并且同时对文明的其他禀性承载着传承的功能，其内在的机理，颇与语言的传承相似。

观念默契虽然内涵极深，外延极广，但是蕴含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对观念默契的整体状态，乃至文明的特定禀赋，以及人们须臾不离的现实生活，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元素便

是“个体意识”。

个体意识是指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之总和，不仅包含个体对其正当的私人领域之坚守，还包含对公共责任与义务的担当，其中隐含着“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但是担当公共责任与义务的前提，是确保正当的私人领域不受侵犯——一个不能保护个体私人领域免受强者非法入侵的政权，甚至是直接作为非法入侵主体而存在的政权，显然没有资格要求个体为之承担什么义务或责任。个体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则是深入骨髓的契约精神。

个体意识源于人性的自然舒展。然而人性舒展的取向及其程度，则取决于个体享有的自由空间之大小，而自由空间的大小或有无，均赖政体赋予。因此，人性的舒展并非一定意味着个体意识的觉醒。文明是“人”的文明，与特权无缘的普通庶民才是“人”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意识的强弱，是考察一个文明之正向或负向、善性或恶性的主要标尺。

“文化人格”是全书的叙述指向。人不仅是现实世界的总和，更是文明的缩影。文明的禀性投射到人心中，便成文化人格。换言之，文化人格是指文明的禀性普遍赋予个体的共性的性格、气质，以及心智模式，当然也包含那些沉淀极深的观念默契。

1782年，即将独立的美国和大清王朝治下的中国，分别发生了一件深远影响各自历史的事件。

这一年的5月22日，美国独立战争即将结束。时年50岁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意外地收到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的一封信“请愿书”（类似中国的所谓“劝进表”），力谏他“接受国王的称号”。学识渊博的尼古拉上校是华盛顿的至交和亲信。

其时的美国仅为13个州的简单总和。如何将其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迫在眉睫的重大政治问题。当时美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社会的混乱已濒临崩溃边缘；大陆会议为缓解财政危机，授权政府大肆印钞；五花八门的债券或借条满天飞；穷人朝

不保夕，投机商却趁火打劫，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大量收购穷人手里的债券或借条。尼古拉上校提议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君主来凝聚民心，同时以“宪政体制”来确保国家避免重蹈君主专制或暴君独裁的覆辙。在生死攸关的情势下，以彼时人们的视界，推举国王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思维，况且，这也是军界普遍的心愿，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然而华盛顿丝毫不为所动，他在当天的回信中，并没有给这位老朋友留一丁点儿情面：

请相信，先生，在这场战争中，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从您那里得知在大陆军中存在着如您所表达的这类想法更令我感到痛心的了，而且我必须以厌恶的眼光看待此事，并严厉地进行斥责。

我想告诫您，如果您还关心您的国家，关心您或您的子孙后裔，或是尊重我的话，就请将这些念头从脑海中赶走，而且决不要通过您或任何别的人传播类似的观点。^⑦

这个故事的结局，以及华盛顿对美国的贡献，不必赘述。曾于道光年间任福建巡抚的清人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如此盛赞华盛顿：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赅赅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瀛环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条）

（上述引文大意：徐继畲把华盛顿与陈胜、吴广、曹操、刘备，以及手提三尺剑取得天下的刘邦相比较，认为华盛顿的伟大